

工农兵文艺作品选



数学家“算账”

(短篇小说集)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工农兵文艺作品选

“数学家”算账

(短篇小说集)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二年·昆明

工农兵文艺作品选

“数学家”算账

(短篇小说集)

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人民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$1/32$ 印张：3 $1/8$ 字数：70,000

插图：5幅

1972年5月第一版 1972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

书号：10116,535 定价：二角三分

今年五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。我们从来稿中选编了这个短篇小说集，目的在于促进我省文艺创作的繁荣，使文艺更好地发挥为工农兵服务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战斗作用。今后还要陆续编选各种文艺形式的集子出版。

目 录

“数学家”算账.....	普 飞 (1)
柳 铁 凤.....	伊 达 (23)
新学工的新学工.....	蒋正隆 陈敏金 (40)
岗 哨.....	李军农 (47)
接 班 之 前.....	学 江 (68)
两 条 扁 担.....	胡华昇 (80)
胡 芦 口.....	文汉鼎 (88)

“数学家”算账

彝族 普 飞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。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”

大学数学系学生李翰林等青年，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，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彝族聚居的村寨。

他们到大队党支部报到这天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彝族汉子跟随着走进院子来。这汉子一进门便十分热情地向大学生们说：“你们来了，可合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啦！你们是听毛主席话的革命知识分子，你们想着我们，我们欢迎你们！”短短几句话，给大学生们很大鼓舞，一个个都抢上前去和这汉子亲切握手。院子里顿时呈现出一片热烈欢乐的气氛。

接着，这汉子又转向党支部书记老龚请求说：“分个算账的同志给我们，我们生产队欢迎大学生去当会计。”

正在给大学生倒茶水的党支部书记老龚，一面新倒了一碗水，递给这个跑得满额溢汗的汉子，一面说：“强哥，算你走运，可以先满足你们生产队的这个要求！”老龚扫视过一

群大学生，又说：“同学们当中谁热爱算账这业务，就跟强哥到乃冲生产队去。同学们，当会计员可不会大材小用呀！”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几个大学生七嘴八舌地推荐：“我们有个立志要当数学家的哩。”“李翰林，你就去担任会计吧！”

“好！”大家话音未落，一个皮肤白净的青年走近了强哥，表示愿意跟强哥去。他并对老龚和强哥解释说：“我虽然有研究数学的强烈愿望，但称不上什么数学家，眼下我还在积累学问呢。”

另几个同学也解释：“在学校大家都叫他数学家，我们也这样称呼惯了。”

老龚拍了拍李翰林的肩膀，亲切地说：“称数学家也好嘛，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也正需要数学家。”

强哥没有时间再多逗留，扛起李翰林的背包，对李翰林说：“数学家同志，我们就走吧。”

李翰林一把抓住背包说：“背包我自己会扛。我们是来帮忙的，不是来添忙的。”

强哥拉住背包不放，两片嘴唇翕动着，好象有什么话不便出口。但是，他想起了毛主席教导的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职责，终于开了口：“李翰林，你刚才这句话不对！”

李翰林莫名其妙，惊诧地望着强哥。

强哥接着说：“你的话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。毛主席说，知识分子要同工农民众相结合，你却说是帮忙来了。”

强哥的话，使李翰林感到有些过于挑剔，但又觉得强哥

挑剔得对，一针见血地说中了自己的要害，便老老实实在地认错说：“强哥，我说错了。所以说错，是我认为知识分子比工农有知识的错误思想作怪。”

老龚解释说：“强哥是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。他站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上，用毛主席的教导看人看事，用毛主席的教导分析一个人的言行。他看见你错了，就当面向你指出，这是对革命同志的关心和爱护。你今后和强哥在一起，就会更了解强哥的为人了。”

强哥依旧扛着背包，带着李翰林走了。党支部书记老龚和大学生们来到大门口，久久地目送着李翰林和强哥。强哥回头望着老龚和同学们深邃的目光，心里明白，它寄托着对李翰林，也是对自己的无限期望！

强哥带李翰林走后，老龚向大学生们介绍了强哥：强哥是乃冲生产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，一向受群众的爱戴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乃冲生产队队长阿支，过去曾犯有一些错误，大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，社员们都要选强哥担任乃冲生产队队长。可是，强哥却说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？改了就好。’队长阿支有一些缺点错误，但不能就把他的队长换掉。你们也不能因为我帮助过阿支改正错误，就以为我比他强。同志们，阿支比我入党早，他会对革命负责的，也相信他会在斗争中改正错误的。”这样，强哥依旧作为生产队领导班子的一个普通成员，负责政治工作。不过，强哥虽然没有担任第一把手，但他做的工作并不比队长少。最近，乃冲生产队的会计乔蓉

姑娘评上了民兵英雄，到省里开会去了，强哥今天就是特地来请代理会计员的。

走在去乃冲生产队的路上，李翰林一直跟在强哥背后，打量着他的第一位贫农老师。强哥结实粗壮的身板，穿着一身简便短小的粗布衣服，特别宽大的裤管卷过小腿，微微摆动着，过河下水显得方便利索。路过一段陡坡，强哥弓着腰往前走着，后衣襟下袒露出的黝黑硬朗的肌肉，特别吸引着李翰林。多么健美的肌肤呵！这是长期劳动的标志。它既普通又不平凡，它象征着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劳动人民的刚毅和勇敢。李翰林再看看自己白净清瘦的手臂，感到有些惭愧。他决心拜贫下中农为师，把自己锻炼成为象强哥那样的人。

李翰林急走几步赶上强哥，崇敬地问：“你从小就种田吗？还是白天读书，早晚参加劳动？”

强哥觉得这青年问得奇怪，淡淡地说：“我家是贫农，当然从小就一年到头地劳动度日。”

“你读过书吗？”李翰林又问。

“解放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天下，我们穷人哪能读得起书呀？！现在我能认千把个字，那还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顺带学会的。”

“强哥，你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？”

“谈不上是模范。不过，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，毛主席的话我最爱听。我也经常对队里的会计乔蓉姑娘说，算盘是人掌握的，别小看了那一颗一颗的黑珠子，它有思想，有灵

魂，可讲阶级啦！它们不是拥向社会主义，就会滑向资本主义；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，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，阶级性可强哩。”

李翰林自幼就热爱数学，上大学也读的是数学系，可是，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数字还有思想，有灵魂。他觉得强哥的话有趣极了，便催促强哥说：“你讲得真有意思，继续讲吧！”

强哥说：“你就要去算账了，许多活生生的事，会告诉给你的。”强哥接着又向前唠唠嘴说：“到我们的村子了，看！贫下中农在村口迎接你呢。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来了，象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，我们贫下中农就是欢迎！”

在一片青翠的箐竹林下面，一个约莫四十来幢土屋的美丽山村，座落在斜坡上。村口的皂角树下，一群社员在朝他俩招手。

李翰林感慨地在心里念道：“乃冲生产队，这就是我要算账的山村！”

二

李翰林就住在强哥家的一间土楼上。每天深夜，煤油灯的光辉透过窗扉，射在土楼对面的墙上。彝家社员望到这灯光，都称赞大学生还在为贫下中农操劳。秋收结束，寒气来临了。山区的夜比城市冷，社员们都担心迟迟未睡的李翰林受凉呢！

李翰林睡得迟，并不完全是在忙于账务。凭他的能力，一

个生产队的账是完全能够胜任的。他之所以迟迟不愿睡觉，是因为他对山区农村每一天都增长着新的感情。几乎每天晚上，李翰林都要写一大篇日记，记载山村的新人新事，抒发他对山村的感情，然后还得读上几段数学书籍，以积累学问。

今夜，他又在日记本上激情洋溢地写道：

彝家山村真可爱。刚收上不久的稻谷，已晒干扬净了。装好一袋袋的公余粮，很快就要运到粮站。进村那天才落花的向日葵，现在一饼饼都低垂着头，结满了丰实饱满的葵花子，一些社员正忙着收摘。我进村的第二天下种的麦子，现在已长出一簇簇嫩苗，我将会继续看着它们开花结穗，并要参加收割。短短一星期，生产队就有十九只母羊生了羊羔，还有五头母牛下了崽。祖国的山村呵，朝气蓬勃，多么可爱！

几天来，我翻查了乔蓉姑娘留下的账册，长的方的共有八、九本，本本都写得密密麻麻，一年来收支的现金、五谷、实物、工分，一项项都记得详详细细，清清楚楚。我至今还没有见过乔蓉，她当然也没有给我交代过手续，可是，凭她这清爽细致的账目，我已经完全弄熟了队里今年收支的一切情况。仅从这几本账册就可以看出，乔蓉是个踏实、勤恳、积极负责的好姑娘。她的这种工作态度，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所缺少的。我要向乔蓉学习。

乔蓉毕竟只高小毕业，字还写得歪歪斜斜，也

还夹杂着几个错别字。例如，‘报销’的‘报’字提手旁多写了一撇，‘销’字写成‘消’字。这些，我都有责任帮助她。

李翰林写到这里，好象又想起了什么，不由得停住笔，想了一想，然后再提起笔来写道：

不，我首先要完全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，拜她为师，老老实实在地向她学习，学习她为革命、为人民负责的精神。

好象有一只白蜂飞到窗口来了。

寒季到了，这只白蜂是怕冻，飞到窗口取暖吗？白蜂是会叮人的。李翰林拿起一本书当扇子，去赶白蜂。凑近一看，噢，那不是白蜂，原来是一个白纸团，夹在一根竹竿顶上，是有人从下面撑上来的。这是李翰林到山村以来从未碰到的奇怪事。

李翰林取下白纸团，见上面写着一行圆滑的原珠笔字：

来开门，我们有事找你。

“找我有事，只要喊门就行了，何必玩这种把戏呢？再说，夜静更深的，还找我有何事？”李翰林感到奇怪。他掌着煤油灯，到楼下开了门，只见黑地里一前一后站着两个汉子。前边一个正大声埋怨后面一个说：“为什么你一定要用竹竿递条子呢？真叫人讨厌！”李翰林熟悉，说话的是生产队长阿支。

后一个汉子也低声回答说：“好了，你也小声些，莫把别人吵醒了，也要关心社员的休息嘛。”

生产队长阿支首先跨进门槛。随后跟着进来一个约莫五

十岁的男子，矮胖身材，眼泡有些浮肿，头发梳得软软贴贴，中山服的上衣袋里还插着一支原珠笔哩。

阿支向李翰林介绍说：“夜深了，大队上还有件事找你谈，我们村里的大队干部朝资也来了。”

提起朝资，社员们都知道他是个经常受到领导和群众批评的人。群众说：朝资这个人，解放前在外边混了几年，能划几个原珠笔字，就满肚子鬼主意，叫人厌恶！大队党支部也清楚：朝资一向瞒上欺下，口是心非，阴一套，阳一套的。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后，又发现他历史上还有未查清的问题。所以，对他保持着警惕。可是，这一切李翰林都不知道。

朝资进了屋，很是高兴。他满脸浮笑地对李翰林说：“麻烦你了。到屋里谈吧。”

他俩随李翰林上了土楼。朝资指了指隔壁房间问李翰林：“夜半三更的，会不会吵醒他？”

“你是指强哥？”李翰林反问。朝资点点头。李翰林暗自好笑：强哥到公社开政治指导员会，你是大队干部还能不知道？于是，便冷冷地回答说：“你这是明知故问嘛，他开会要明天才回来。”

朝资搔着头皮，自我解嘲说：“哦哦，我一时又糊涂了。好，那我们谈正经事吧。李翰林，秋收已经结束，你说说，今年增产还是减产？”

今年的生产情况，李翰林早已从强哥和社员们嘴里知道了。他兴奋地告诉朝资：“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最听毛主席的话，大家经过一年来抓革命、促生产的战斗，全大队都夺得

了大丰收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又一个丰收年！”

“就是嘛！我告诉你增产就是增产，我们和大家社员心里都是有数的。”阿支也说。

“那么你说说，我们队增产详细数字到底多少？”

乃冲生产队队长阿支，工作积极，也是一把劳动能手，可就是不识字，数字过去完全依靠乔蓉，今天只好靠李翰林了。

“李翰林，你给他说说！”阿支叫李翰林回答。

李翰林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乔蓉记下的清楚的数字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：“今年的稻谷收获数是十八万六千四百斤，比去年增产七千九百斤。”

朝资想不到，这个刚到农村的大学生，竟然把今年的产量弄得这样清楚，心中暗暗吃了一惊。可是，朝资看着李翰林白净的脸庞，立刻又增加了他钻空子的信心。他试探地又问：“好秀才，这数字你是听谁讲的？”

李翰林信心十足地说：“不是谁，大家都这样认为。”

“空话无凭，是道听途说吧？”朝资装出一副严肃相。想了想，又添上一句：“好秀才，毛主席说，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你初来乍到，情况不熟，你既然是来接受再教育，还是虚心些好。”

朝资的话，说得莫明其妙，伤了李翰林的心。他想：“难道说相信强哥和群众，就是不虚心？”便没好气地反问朝资：“依你说，怎么虚心才是？”

阿支担心他们两人闹僵了，便从中调解说：“哎，朝资是大队干部，生产上也有经验，有的话我们也得听。不过，

朝资也不要太不相信群众了。”

朝资却不以为然，他照旧偏着脑袋，用先生教学生一样的口吻说：“我们一个三十多户人家的生产队，哪里会增产这么多呀，要增产也莫过两三千斤。”说着又凑近了李翰林：

“好秀才，你再也别相信那些七嘴八舌的数字啦！”

“那么你说今年实际增产多少？”

“我说没有增产，今年是个保产年。”朝资说。

李翰林再也忍耐不住，迅速从柜子里找出了粮食收获登记簿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指着最末一个数字说：“你们看，这里不是明明写着：总累计数十八万六千四百斤。下面括号里还注明：比去年增产七千九百斤。”

朝资原以为，原先的会计乔蓉走后，李翰林不一定把账目搞得清楚，没想到李翰林就搞得那么有眉目，更使他吃了一惊。李翰林就象稀泥填墙，朝资往那里钻，他就从那里堵。

朝资瞅着李翰林那只指着账目的清瘦白净的手，再次增加了钻空子的信心。他把一只手扞在胸口上“咳，咳，咳”地干咳起来，随声问李翰林：“有开水吗？”

彝族山寨的习惯，通常都是把开水装在陶罐里，暖置在楼下火塘边。诚实的李翰林，听朝资要喝水，便忙起身到楼下去提水罐。朝资接着又把手电筒递给阿支，要阿支去给李翰林照亮。就在这短促的时刻，朝资迅速打开桌上的粮食收获登记簿，“嚓”一声撕下了两页，塞进了裤包。

站在楼梯上给李翰林照亮的阿支，隐约听到了“嚓”的撕纸声，抬头看了看朝资。朝资依旧安详地坐在那里。

朝资喝过开水，又干咳了几声，随即就起身向李翰林告辞。临行前，他又叮嘱李翰林说：“明天，大队上要召开生产队长会议，落实各队今年的稻谷产量。到会时，每个生产队都要带去一份由会计亲笔填写和盖章的报表。好秀才，你今夜得把账目复查清楚，并填写好报表，明天阿支要来取的。”

李翰林仍旧坚持说：“报表我一定按时交给阿支。账目倒不用再查了，十八万六千四百斤是准确的。”

朝资显得有点动火了。他伸出食指指着李翰林说：“刚才还劝你虚心些，你又骄傲自满了，真是知识分子的作风。好秀才，你还是把账复查一次吧，我们应该对革命负责。”说完，照起手电筒，气冲冲地下楼去了。

阿支对朝资今天的行动，心里有些犯疑。特别是刚才下楼给李翰林照亮时，他隐约听到的撕纸声，至今还一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。不过，他却看出了今天朝资有意折弄李翰林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照他的经验，今年队里增产的数字肯定不会象朝资估计的那么低，可是，实际的数字倒底是多少，阿支也说不上个准确的数目。阿支心里好似一团乱麻，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最后，也只有跟着朝资下楼去了。

三

天亮了，昨夜显得黑压压的箐竹林，又呈现出一幅生意盎然的青翠图景。吱吱不休的蟋蟀声，现在消声匿迹。屋外传来了牛铃的叮咚和鸡犬的欢鸣。

一夜未能入睡的李翰林，一洗过脸又奔上了小土楼，滴

滴达达地又拨响了算盘珠子。

朝资的话——“虚心”与“骄傲”不断地刺激着他。昨夜里朝资和阿支走后，李翰林立即把稻谷收获登记薄的数字复查了一遍。结果，最后排列的算珠数字竟和登记薄的记载不同了。事变的突然，使李翰林十分惊诧：“怎么？总累计数只有一十八万一千二百斤，比原先少了五千二百斤！”他一连不知打过了多少遍算盘，直到鸡叫头遍，得数仍然是一十八万一千二百斤。

现在，李翰林又一手指着账面上的记录数字，一手细心地慢慢拨动着算珠，专心致意地再复查。清晨，头脑是最清醒的，强哥说的那有思想、有灵魂的黑珠子，在他的手指下滑来滑去。李翰林期望再从算盘上求出原有的累计数，谁知，最后排列在算盘横档上的算珠仍旧是一十八万一千二百。

“莫非是原来的会计员算错了？不，不会的！”乔蓉记录的每一项粮食收获数，前几天，李翰林都逐一地复核过好几遍，复核数字也完全符合账面上的累计数字，它完全能证实乔蓉是个认真细致的好会计员。

李翰林，这个还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大学生，怎么也找不出问题的所在。粮食数字的突变，急得他满头大汗。李翰林望望窗外，阳光已经照到印着牛蹄印的巷道，快到吃早饭时候了。李翰林不得不铺开纸，拿起笔，把关系重大的粮食产量报表填写出来，然后再将粮食收获登记薄上的数字改为十八万一千二百斤，最后在报表上盖上了他的图章。

早饭后，阿支取报表来了，后面紧跟着衣著整齐的朝